

假如人生重来，他究竟该如何抉择……

REPLAY 倒带人生

[美] 肯恩·格林伍德 著
陈雅馨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REPLAY

倒带人生

（美）肯恩·格林伍德 著
陈雅馨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Replay倒带人生/(美)格林伍德(Grimwood,K.)著;
陈雅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1
(青马文库)
书名原文:Replay
ISBN 978-7-5447-1400-6

I. ①R… II. ①格…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147603号

Replay by Ken Grimwood
Copyright © 1986 Ken Grimwoo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ourtney
Fischer c/o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0-302

书 名 Replay倒带人生
作 者 [美国]肯恩·格林伍德
译 者 陈雅馨
责任编辑 袁楠
原文出版 Perennial, 199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印 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开 本 890×128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99千字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1400-6
定 价 2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在相对论和天路历程之间——代序

“人类有可能穿越时间维度，回到过去。”这是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斯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在今年发表的惊人言论。此言一出，立即惊动四方。的确，时间一直是人类最恐惧同时也是致力克服的科学之墙，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致力于证明时间可以被克服，然而文学作品却早已在想象中穿越时间——不管是日本古典童话里的《浦岛太郎》，还是近代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的科幻代表作《时光机器》，都是其中的经典。但可惜（或者可庆）的是，科学家们的成果有限，仍在理论阶段徘徊，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日，时光机器仍未诞生，人类仍旧被时间公平地辗过，日复一日。

科幻小说《REPLAY倒带人生》出版于1987年，当时是美苏两国冷战末期，美国正处于70年代末惊人的高通货膨胀率和个人税赋迅速增长的时期，60到70年代庞大的政府支出，

也已引起公众普遍的不满，80年代美国人对于看似美好的未来，其实忧心多过乐观。而《REPLAY倒带人生》的作者肯恩·格林伍德（Ken Grimwood，1944—2003）便是成长于这样的背景之下，他出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少年时代和同年代的小孩一样，沉浸于各式各样的超人漫画之中，也曾经担任广播电台记者。作者本身是一个媒体迷，不仅拥有首次发售的大尺寸磁带录像系统，还有一个视频图书馆。他平日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和家人一起在下午看老电影。这也是小说中电影占据了重要篇幅的因素吧！与小说中的主角有很多重合之处。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作者重新审视美国60至80年代之作，评论家Orson Scott Card在1987年的《奇幻科幻小说杂志》中曾经评论此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天路历程》，仿佛一幅严苛但却不失温情的画像。当我读完它，我觉得我被隐藏在生活中的韵律所打动，为那些我比以前看得更清晰，爱得更深的生活的韵律所感动。”《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对作者的评论是：“格林伍德凭借他细微的观察，写作能力和原创的故事超越了时代。”

因此，也就不奇怪本书接下来在1988年获得了世界奇幻文学大奖，并接着影响了整整下一个时代的科幻电影和创作者。在距离首次出版20年后，《REPLAY倒带人生》不仅再度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20年间无数小说、电影更是从中汲取灵感，《时间旅行者的妻子》、《今天暂时停止》、《蝴蝶效应》、《回到十七岁》等作品里都可以看到本书的影子，连日本的偶像剧都曾借用小说中时光回溯的剧情，例如1999年日本电视台由堂本刚主演的《为了你的未来~I'll Be Back》、2007年富士电视台连续剧《求婚大作战》等等。

这本小说还出现在许多推荐书单中，包括：最佳小说一百部（1988）、Aurel Guillemette最佳科幻小说书单（1993）、David Pringle科幻终极指南书单（1995）以及杂志Locus Reader's Poll评选的最佳科幻小说（1998）。这么多电影、小说从中衍生，辉煌的得奖和销售纪录，证明了本书不朽的经典地位。

然而，肯恩·格林伍德并非多产的作家，在洛杉矶当新闻部主任期间，他发表过一些早期小说，但是《REPLAY倒带人生》的成功让他能够辞职做一个全职作家。他同时用原名和笔名写作，《2加2》（*Two Plus Two*）就是肯恩用其笔名“阿兰·科克伦”发表的。另外还有《突破》《在深处》等作品，都是他融合了所擅长的科幻、轮回和恐怖元素之作。格林伍德常进行跨界写作，将科幻、奇幻、恐怖等元素融于一炉。这本《REPLAY倒带人生》中借小说的外壳，阐述了对时代的观察和人性的反省——这个部分正是本书吸引人之处，在主角杰夫一次次的轮回里，每一回的抉择都等于是剖开自己内心，召唤内心深处最深层的渴望。这便是Orson Scott Card所以说本书是现代版《天路历程》的原因。格林伍德一直想写本书的续集，而命运往往让人唏嘘，他59岁时跟本书主角一样心脏病发，死于自己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的家中。而当时，他正在案头上着手本书续集。

“上帝是狡猾的，但他并无恶意。”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编辑部

献给
我的
父母

1

杰夫·温斯顿死前，正在和妻子通电话。

妻子正说到“我们需要——”，但杰夫再也听不见他们需要什么，似乎有某个重物击中他的胸口，让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电话筒从他手中滑落，敲碎了书桌上的玻璃镇纸。

一周前，她才说过类似的话，她说，“杰夫，你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接着是一阵停顿，明显的暂停，但不像这次要命的停顿无止尽、无可更改。当时他正坐在餐桌前，琳达总爱叫这里“早餐角”，尽管一点也称不上是个独立空间，不过是张小小的耐热树脂桌配上两把椅子，笨拙地摆在冰箱左边和干衣机前的角落里。说这话时，琳达正在流理台上切洋葱，也许是眼角的泪水让她的问题比原先预期多了些分量，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好好想想。

“杰夫，你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原本他该一边读着休·塞迪在《时代》杂志上讨论总统大选的专栏，一边用漫不经心、毫不关切的语气回她，“我们需要什么，亲爱的？”但杰夫这天并没有心不在焉，也没对塞迪的闲扯蛋骂句该死。事实上，他很久很久以来都没如此专心和集中注意力过。因此他有好一会儿没说半句话，只是盯着琳达眼角的假泪，努力想着他们——他与她到底需要些什么？

他们需要出去透透气，调剂生活，需要搭飞机到气候暖和、碧绿苍翠的小岛，说不定是牙买加，或是巴贝多。自从五年前那趟计划许久结果却有点失望的欧洲之旅后，他们就没再好好度过假。杰夫没算上每年的佛罗里达之旅，到奥兰多探望父母、到博卡拉顿探望琳达的家人，这些不过是拜访一段不断模

糊远去的过去，没别的了。不，他们需要的是一礼拜或一个月的时间，到颓废堕落的异国小岛上尽情逍遥：在绵延无尽的无人沙滩上做爱，晚上听着如火红花朵香气飘荡在空中的雷鬼音乐。

一幢好房子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也许是在蒙克莱登山路上的豪宅，他们多少次在礼拜天开车驶过时对此渴望不已。或是位于白原市的房子，里奇威大道上一栋十二个房间的都铎式建筑，靠近高尔夫球场。不是他想打球，不过相较位于通往布鲁克林——皇后快速道路边坡或是拉瓜地机场降落航线上的房子，那一片片叫枫野、威彻斯特丘的慵懒绿地才是较宜人的居住环境。

他们也需要一个孩子，琳达或许比他还急。在杰夫想象中，他们从未出世的孩子总是八岁大，跳过了需索无度的婴儿期，但又还不到恼人的青春期。一个乖小孩，不过分漂亮或老成。是男孩女孩都不重要，只要是他们两人的孩子，他会问逗趣的问题，会坐得靠电视机太近，举止中会时而闪现成形中的独特个性。

但他们不会有孩子。从一九七五年琳达子宫外孕开始，他们知道这件事不可能已经好几年了。他们也买不起蒙克莱或白原市的房子。杰夫的职位是纽约WFYI全新闻广播频道的新闻总监，实际上的名声与收入不如听起来响亮丰厚。也许他该跳槽到电视台去，不过以四十三岁的年纪来说是不太可能了。

我们需要，需要……谈谈，他想。他们需要直视对方的眼睛，简单地说句：“我们走不下去了。”浪漫、激情、美好的计划，没有一样行得通。全都变得平淡无味，而且也怪不了谁。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

他们当然没有谈谈。这正是他们最大的失败，他们很少谈及内心深处的需求，从不曾触及始终存在两人之间撕扯般的残缺感。

琳达用手背拭去因为洋葱引起的无意义泪水。“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杰夫？”

“是，我听到了。”

“我们需要的是，”她说，一边看着他的方向，但视线不是落在他身上，“一个新浴帘。”

她在他步向死亡前的那通电话里，十有八九要表达的也仅仅是这种层次的需求。“一打蛋，”或许话就这样结束，也有可能是“一盒咖啡滤纸”。

但他为什么想这些？他纳闷。他正在死去，看在老天分上，难道他最后不该想点更深入、更有哲理的事吗？或是将他的毕生高潮来个快速回放，四十三年的精华剪辑。人溺死时，不都曾走过这一遭？

感觉就像溺水，他在思考时，仿佛被拉长的时间一秒秒过去：那骇人的压力、想吸口气的绝望挣扎，使他浑身湿透的湿热水汽，就像从他前额淌下、刺痛双眼的咸味汗水。

他正在溺水，正在死去。不，吃屎去，不，“死”不是个真实的字眼，只有花、宠物或其他人才用得上这字眼。只有老人、病人、不幸的人才会死。

他的脸落到书桌上，右颊平抵着琳达打电话来时他正要开始研读的档案夹。在他睁开的一只眼睛前，镇纸上裂开的缺口像个巨大的洞穴，世界自身的裂痕，反映他内在极度痛楚的一口破镜。透过破碎的玻璃，他看到书架上方数字时钟上鲜明的红色数字：

1:06 PM OCT 18 88

接下来再没有什么需要避免去想了，思考过程已然终止。

杰夫无法呼吸。

他当然没办法，他已经死了。

但是如果他已经死了，为什么他能意识到自己无法呼吸？或意识到任何事？就死了这件事来说，这不该发生。

他从卷成一团的毯子上转开头，开始呼吸。闷湿的空气中充满了从他身上散发出的汗味。

所以他没死。不知何故，意识到这件事并没有让他太兴奋，就像之前的死亡假设也没能吓着他一样。

也许他曾窃喜来到生命的终点。现在一切只能照旧下去：满怀不平地承受着野心与希望落空带来的折磨，而他再也记不得那段失败的婚姻究竟是原因，还是结果。

他把脸上的毯子推到一旁，踢了踢起皱的床单。黑暗房间里正播放着音乐，乐声细不可闻。一首老歌，曲名是《Da Doo Ron Ron》，来自菲尔·斯佩克

特捧出来的女子乐队。

杰夫摸索着想找到电灯开关，在黑暗中完全迷失了方向。他要不就是正躺在医院的床上等着从刚才办公室里发生的事件中复原，要不就是在家，刚从比平常还恐怖的噩梦里醒来。他的手摸到了床头灯，开了灯。他发现自己正在一个狭小脏乱的房间里，衣物和书散落一地，或胡乱堆在两个相邻的书桌上、椅子上。不是医院也不是他和琳达的卧室，不知为何，却有股熟悉感。

面带微笑的裸体女郎正从贴在墙上的大照片上回望他，是《花花公子》的折页海报，属于早期风格。肤色浅黑的大胸脯女郎故作正经地以腹部撑地，躺在一艘船后甲板的气垫上，栏杆上绑着她的红白圆点比基尼。她头上戴了顶漂亮时髦的圆形水手帽，黑头发仔细做过整理和造型，使得她与年轻时的杰奎琳出奇相像。

他看到其他墙面也都装饰着过时的青少年时代风格的物品：斗牛海报、大幅捷豹XK-E红色跑车照片、戴夫·布鲁贝克的旧唱片封面。一张书桌上方有个红白蓝三色条幅，上面用星条图案的字体写着“操！共产主义”。杰夫看见那标语时笑了，他记得自己也曾从保罗·柯拉斯纳轰动一时的小众杂志《现实主义者》上订购了一条，就跟这个一样，那时他还读大学，那时——

他突然直挺挺地坐起身，耳中响起突突的脉搏声。

他还记得靠门那张书桌上的老旧鹅颈灯，每当移动它时总是会从底部松脱。也还记得马丁床边地毯上有块很大的血红污渍——没错，就在那里——杰夫有次偷渡朱迪·戈登上楼，朱迪跟着“漂流者”的音乐绕着房间起舞，打翻了一瓶意大利红酒留下的。

刚醒来的朦胧困惑已经消失，他现在彻底糊涂了。他匆匆掀开身上的被子下床，摇摇晃晃地走到一张书桌前，他的书桌。扫视了堆在桌上的书：《文化模式》、《萨摩亚人的长成》、《统计母体》，都是些社会学入门读物。是丹佛还是桑伯恩博士的课？在校园遥远一端充满霉味的大讲堂里，早上八点的课，他总是上完课才吃早餐。他拿起班尼迪克的书翻阅，有几个地方已经密密麻麻地画过了重点，书页边还有他手写的笔记。

“……WQXI的本周热门音乐来自水晶乐团！接下来是卡罗尔和波拉点给玛利埃塔的鲍比的歌。这些漂亮女孩们想告诉鲍比，她们的看法就跟雪纺纱乐

团的女孩一样，觉得‘他真是棒——极了’……”

杰夫关掉收音机，抹去前额冒出的一层汗水。他有点不自在地注意到自己已完全勃起了。还没想到性方面的事就这么硬，上次这样子是多久以前了？

好了，该好好理出头绪来。肯定有人精心设计要捉弄他，但他不知道会有谁要玩整人游戏。就算真的有，又有谁愿意如此大费周章？他在上头做过笔记的书好多年前就丢了，没人有办法复制得如此惟妙惟肖。

书桌上放着一本影印的《新闻周刊》，封面故事是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下台，期号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六号。杰夫一直盯着那数字，希望能为一切想出个合理解释。

全都说不通。

房间门猛地弹开，卧室内的门把砰地撞上了书柜。就像往常一样。

“嘿！你还在搞什么鬼？还有十五分钟就十一点了。我以为你十点要考美国文学。”

马丁站在门口，一手拿着可乐一手拿着堆教科书。马丁·贝利，杰夫大一时的室友，整个大学时代直到毕业后几年一直是他的密友。

马丁一九八一年自杀了，在离婚及接连的破产之后。

“所以你打算怎样？”马丁问，“拿个不及格？”

杰夫看着他过世已久的老友，顿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马丁那发线还没后退的浓密黑发、光滑的脸庞，尤其是那对洋溢着青春光采、不曾见识过苦痛的眼睛。

“嘿！怎么回事？杰夫，你没事吧？”

“我觉得……不太舒服。”

马丁笑着把书本扔到床上。“跟我说怎么回事。我现在知道我爹为什么警告我别碰苏格兰威士忌混波本酒了。喂，你昨夜在曼纽尔酒馆碰上哪个甜妞儿了吧？朱迪如果在，肯定会杀了你。那女孩叫什么？”

“呃……”

“少来了，你没醉成那样。你会打电话给那女孩吧？”

杰夫在极度惊慌中转过身。他有太多事想告诉马丁，但比起现在的疯狂状况，没有一件事能让人容易理解。

“出了什么事啦，老兄？你看起来他妈的糟透了。”

“我，呃，我得出去一下。呼吸点新鲜空气。”

马丁一脸困惑地对他皱了皱眉头。“对，我想你需要。”

杰夫抓起随手扔在书桌椅子上的一条斜纹棉裤，然后打开床旁边的衣柜，找到一件薄棉T恤和灯芯绒夹克。

“到医务室去。”马丁说，“跟他们说你感冒了，说不定加勒特会让你补考。”

“我会的。”杰夫匆匆穿好衣服，套了双马皮便鞋，他的过呼吸症快发作了，他强迫自己得慢点呼吸。

“别忘了今晚要去看希区柯克的《鸟》，朱迪跟波拉会在杜利餐馆跟我们碰面。我们要先吃点东西。”

“没问题，晚点见。”杰夫踏进走廊，关上身后的房门。他往下冲过三道楼梯，当经过的某个年轻人叫住他时，他敷衍地回了声“嗨！”。

宿舍大厅跟他记忆中一样：右边是视听室，现在空空荡荡的，但每逢运动赛事或航天飞机发射时就挤满了人。几个女孩聚成一团吱吱喳喳，正等着男朋友从楼上的禁地下来。布告栏上贴着学生的告示，卖车、卖书、分租公寓或征求到梅肯、萨凡纳或佛罗里达的便车，对面有台可乐贩卖机。

外头的山茱萸木正值盛开季节，将校园妆点成烂漫旖旎的粉白世界，显映着宏伟希腊罗马式建筑的白色大理石。这里无疑是埃默里大学，美国南方为创造出古典长春藤风格大学所精心打造的校园，好让地方上的人也能以拥有自己的长春藤大学而自豪。这类建筑的永恒特质使人失去判断力，当他缓缓穿过四方形建筑，经过图书馆、法律大楼，杰夫忽然领悟，在这里很容易把一九八八年当成一九六三年。校园广阔的绿地上，学生们正漫步闲晃，就算是从他们的衣着和发型也找不出蛛丝马迹。除了活像劫后余生的朋克造型外，八十年代年轻人流行的穿着根本和他大学早年时期没多大差别。

老天。他想起曾经在这校园里度过的时光，从这里诞生却从未实现的梦想……那里有座小桥通往神学院。他和朱迪·戈登曾有多少次在这里消磨时光？再过去是心理学馆，大三那年他几乎每天都和盖尔·班森约在那边见面一起去吃午餐，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女人拥有真正亲密的柏拉图式友

谊。为什么他没从和盖尔的友情中学到更多呢？他透过许多不同途径，最后漂流到一个遥远之境，远离诞生在这令人心身舒坦的绿草地上、高贵建筑物里的计划与抱负，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在到达主校园的入口前，杰夫已经跑了约一英里的路，他原本预期会气喘吁吁，却没有。他站在格列纪念教堂下方的矮丘上，下望迪凯特北路和埃默里村，那儿是校园必需的小小商业区。成排的服饰店与书店看来似曾相识，其中一家霍尔顿药店更是勾起他一波波的回忆：他可以在脑海中看见画面，杂志架、长排的白色苏打喷泉、附有个人点唱机的红色皮革雅座。他还能从某个雅座的桌子对面看见朱迪·戈登青春洋溢的脸庞，闻到她干净金发散发的味道。

他摇摇头，重新专注于眼前的风景。一样，还是无法分辨现在是公元几年。自从一九八三年美联社举办“恐怖主义与媒体”研讨会后，他就再也没去过亚特兰大了，而自从……多久了老天，也许从他毕业一两年后，他就没再回去过埃默里大学了。他完全不知道那里的店家是否还是老样子，或许已经被新盖的大楼，说不定是个购物中心取代了。

车子倒可以提供线索。他一注意到这点，就发现下面的街上看不到一辆日产尼桑或丰田。全都是老车，大多是庞大又耗油、在底特律生产的美国车。他看见的“老车”可不只是六十年代早期的车款，呼啸而过的庞然巨兽有一堆都是五十年代的车，不过当然了，不管是一九六三年还是一九八八年，路上车龄六年、八年的车子都一样多。

他还是没法下定论，甚至怀疑在寝室和马丁的短暂相遇是否只是个不寻常的逼真梦境，一个他醒来前做的梦。他现在十分清醒，而且身在亚特兰大，这是事实，毫无疑问。也许他想藉酒浇愁，想忘却他沉闷混乱的生活，他喝醉了，然后在一时冲动下，出于乡愁便搭上了午夜班机来到这里。满街的过时车型只是个巧合。任何时候都可能会有人开着他已司空见惯的小巧日本车从眼前经过。

有个简单方法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大步走下山，朝迪凯特路上的出租车招呼站走去，三辆蓝白相间的出租车在排队，他搭上最前面那辆。司机是个年轻人，也许是个研究生。

“上哪儿去，老兄？”

“桃树广场饭店。”杰夫对他说。

“再说一次？”

“桃树广场，在市区。”

“我想我不知道那地方，有地址吗？”

老天爷，现在的出租车司机怎么了？他们不该先通过考试，至少背一背城市地图和地标吗？

“你知道丽晶酒店吧？凯悦饭店呢？”

“喔，对了，我知道。那是你要去的地方？”

“附近。”

“没问题，老兄。”

出租车司机往南开开了几个街区，然后在庞塞德莱昂大道右转。杰夫伸手往裤子屁股口袋里掏，忽然想到这条陌生裤子里可能没放钱，但他找到一个旧咖啡色皮夹，不是他的。

至少里面有钱，两张二十元、一张五元以及一些一元美钞，他不必担心付不出出租车费了。

当他把皮夹还有随手抓来穿上的旧衣服物归原主时，得记得把钱还给人家……但是这些东西到底哪来的？主人是谁？

他打开皮夹里的一个小格子想找答案，发现了一张埃默里大学的学生证，上面的名字是杰弗里·L.温斯顿。还找到埃默里的图书馆借书证，一样是他的名字。迪凯特路上一家干洗店的收据；一小张纸巾上面写着一个女孩名字，辛迪，以及她的电话号码；一张父母站在奥兰多老房子外的相片，在他父亲病重前，他们一直住在那里；一张彩色快照，照片里的朱迪·戈登边笑边丢着雪球，青春欢乐的脸庞裹着一圈御寒的外翻白毛领子。还有一张杰弗里·拉马尔·温斯顿的佛罗里达州驾照，有效日期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在凯悦丽晶酒店顶楼形状像个UFO的北极星酒吧里，杰夫独自坐在一张两人座桌前，望着亚特兰大市一望无际的天际线每四十五分钟在身边旋转一圈。那位出租车司机不是没见过世面，因为七十层楼高圆柱形的桃树广场饭店根本还没盖起来。全球国际企业的高楼、由灰石块打造的佐治亚太平洋大厦，

还有巨大黑盒子模样的公正大楼也都消失了。整个亚特兰大市的最高建筑就在他现在所在处，宽敞的天井式大厅有抄袭其他建筑的味道。在和女服务生闲聊了几句后，事实就很明显了，这栋饭店才刚落成，有着在当时仍属于十分独到的建筑风格。

最难过的时刻莫过于杰夫看见酒吧后方镜中的自己。他完全是有意这么做，他当时已经很清楚自己会是什么模样，虽说如此，当他和镜中那苍白瘦长的十八岁男孩照面时，还是震惊不已。

客观来说，镜里的男孩比实际年龄要苍老些。他在那年纪时买酒很少碰上麻烦，就像现在跟这女服务生买酒一样容易，但杰夫知道，那是因为他的身高和深陷的眼眶造成的错觉。从他自己眼中看来，镜中人不过是个未经世事历练摧折的小子。

而那个年轻人正是他自己。不是记忆中的自己，而是活在此时此地的他，是镜中那双正握着酒杯的平滑双手，那对正专注看着自己的锐利眼眸。

“亲爱的，要再来一杯吗？”

女服务生对他露出漂亮的笑容，复古的蜂窝头及刷上厚重睫毛膏的眼睛底下，是鲜艳的红唇。她的衣着走“未来主义”路线，霓虹蓝的短摆洋装看起来就像是接下来两三年内会在年轻女性身上见到的时尚款。

从现在起的两三年。那就是六十年代初了。

老天啊。

他不得不承认发生了什么事，不可能有别的理由了。他曾经差点死于心脏病，但被救活了。一九八八年某天，他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现在却是一九六三年，而他在亚特兰大。

杰夫怎样也想不出一个合理解释，连最牵强的理由都无法说明这一切。他年轻时也读过不少科幻小说，但他曾读过的时空旅行故事情节，没有一个跟他的处境相像。他的故事里面没有时光机，也没有疯狂或其他毛病的科学家，而且也不像他狂热阅读的故事人物，因为他连身体都回到了年轻状态。好像只有他的心灵穿越这些年做了时空跳跃，为了在脑海中挪出空间给十八岁的自己，他的早期意识被抹灭了。

他到底是死里逃生，还是只轻轻绕过死神身边？在另一个未来的时间之

流中，他的遗体是否正躺在纽约某个太平间里，被病理学家的解剖刀细细切割开来？

也许他正处于昏迷：在饱受摧残、迈向死亡的大脑命令下，绝望地编织出一个想象的新生命。然而，但是——

“亲爱的？”女服务生询问，“要我再帮你倒一杯吗？”

“呃，我，我想来杯咖啡，可以吗？”

“没问题。来杯爱尔兰咖啡？”

“一般咖啡就好。加点奶精，不要糖。”

来自过去的女孩端上了咖啡。杰夫凝视窗外，在逐渐黯淡的天空下，兴建到一半的城市正亮起疏疏落落的灯火。

太阳消失在绵延到亚拉巴马州的红土山丘背后，仿佛也通向那动荡与巨变的年代、悲剧与梦想的年代。

冒着热气的咖啡烫伤了他的唇，他赶紧啜一小口冰水冷却。窗外的世界不是一场梦，跟它的天真单纯一样坚实，也跟它的盲目乐观一样真实。

一九六三年春。

有那么多选择等着去做。